

A22



边看边聊

最近,国内一位重要的乐评人柯辉先生猝然去世。他走在去年12月25日的清晨,不少爱乐人、他的同行,纷纷在微信上哀悼。圣诞节,他们心中覆盖了意外的悲哀。柯辉享年47岁,因脑出血后手术无效去世,他离开得太早了。我是他的同行,也是他的读者,希望从这两方面,以此文表纪念。

“乐评人”究竟是什么?他们的评论音乐家们的演出——舞台上的,唱片中的,效果如何?好在哪儿?欠缺是什么?也可能谈得浅近,有时则谈得深入些。当他们的文字定期出现在报纸杂志上,或在网络平台上取得持续影响力时,就可能被视为乐评人。

我不清楚听流行音乐的人会多大程度地在乎乐评人。不过在古典音乐,或其他经典艺术,譬如戏曲,我发现人们还是一贯在意乐评人的观点的。过去,人们发表自己的评论并不方便,而今天只要使用微信,任何人都能在音乐会结束的半分钟内发表自己的观点。可乐评人并没因此消失,这是件有趣的事。我认为,这是因为我们感觉自己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人。在那数量爆炸的观点当中,他的观点能帮我找到我想听的。他的看法可能让我有会心之感,而哪怕和我的看法完全不同,我也能从中得到一些东西,让我感到我需要他的见解,也需要他的善意和坦诚。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,柯辉先生正是这样一个人。

怀念一位乐评人

张可驹

他的文字,我陆陆续续读了十多年,在这方面还有些发言权。柯先生的音乐专业功底很深厚,可他的文章大多发表在完全“非专业”的报纸杂志上。他的文字表达往往直白浅近,人人都读得懂,不会感觉“太过专业”。但他所提炼的内容,所表达的观点,有着深厚的根底。而动笔写一些更有深度的文章,譬如谈论他最喜爱的指挥大师富特文格勒的艺术,或布鲁克纳交响曲的演出时,我们更会看到他作为乐评人最美好的一面。

这样的主题,确实有太多的内容可谈,有时不知不觉便会连篇累牍。柯先生写得都不算长。他选择并不充分展开一些内容,同时,又力求提纲挈领地点到不同演奏的精华处。作为读者,这些文章我真的读了很多遍,但从不厌倦,因为确实有东西。好像每次读都能给你带来一些反思,这只能是厚积薄发的结果。而作为柯先生的同行,我自己写文章谈富特文格勒,或布鲁克纳也有多次了,其实是倾向于连篇累牍的。可是,站在乐评人的立场看他的东西,也会让我提醒自己:如果谈到某个篇幅,却没有那个密度,那你就不要谈了。

最近几年,柯辉先生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音乐欣赏讲座,或类似的对话活动中。所以在文字方面,他真的还有太多、太多的东西来不及表达了。大家倘有兴趣,可以看看他的博客与微博,按照 hughke 这个网名查找即可。我默默期望他的讲座能被整理,付梓。

终将远离我们的事物

生活中,总难以避免去旧换新,即使你不愿意,仍无法躲开。舍弃旧物是难的。一件褪了光鲜的衣裙,裹着你曾青春的身体,陪你一天天丰盈饱满,看你渐渐成长。它是你青春的标记。一双鞋子,你晨昏雨雪中走过的每一段路,或平坦开阔,或泥泞逼仄,它都知道,包括那些日子里你内心的困扰与喜悦,它是你身体的一部分。一床用旧的被子,已经洗得泛白,曾经的容颜在日子的消磨下鲜艳不再,棉质的纤维薄得透明,你知道,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,可你不知道该如何安放它才算妥帖。它熟知你熟睡的姿态与呼吸,不眠之夜里的辗转与忧虑……还有一只杯子,你每天都要用它,即使碰碎了杯盖,你仍不舍得不要它。你走过多少大小店铺才找到它,你们那么接近,杯体、颜色以及柔和清澈的瓷的光泽,扔掉它几乎就是扔掉了自己。还有一幢你生活多年的老屋,尤其是那种过去年代的平房,拥挤、不甚明亮,院子堆满劈柴,老旧的自行车和各种杂物,那里盛满你年少的过往,青涩、懵懂。即使你已离去,它仍会固执地占据你的记忆。

还有那些经年的旧车票,它们整齐地睡在你抽屉中那个盒子里,它们真的睡着了吗,其实它们一直苏醒着。它们知道怎样带着你,从出发到结束,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,从熟悉到陌生,从无明到自省。它们知道一路上都有谁,都发生了些什么。知道你怎样经山涉水,在明媚,或阴霾的一天又一天,完成你内心一次次行走。那些日子绝尘而去,旧车票却竭力为你保留着那逝去的一段……闭上眼睛,你看到生活里更多旧的事物,如同旧的时光,你知道,它们终将离我们而去。



冰雪的深意

舟自横

最近,小城每隔一两天便下场大雪,银装素裹,如梦似幻。美丽的景色赏心悦目,孩子们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溜冰车,欢天喜地。雪花和孩子都是天地的精灵,两者相遇,城市的冬天仿佛白色的植物,焕发勃勃生机。

其实,下雪时或刚刚雪后,行路并不难。今年小城气温异常,往往是一场大雪过后,紧接着便是气温回升,达到零度以上。一些残存的雪便融化成了水,经过一夜低温,又变成了冰。因为清雪劳动,平时难得碰面的同事和邻居,像共赴一场盛宴,欢欣地聚到一起,互相交流。呼吸清新的空气,汗水把身体的每个毛孔打开,整个身心与大自然水乳交融。

那些喜欢开快车和毛毛手、脾气暴躁的人,变得沉稳,也懂得礼让三分了。更为难得的是,在危险路段,看见有老弱病残,年轻人也会上前搀扶了。

这让我想到了人生。冰雪为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。冰雪是有深意的。

不妨练练俯卧撑

陈金耀

退休后,我一时适应不了整天宅在家的休闲生活,只好用看书、看报和上网来打发时光。可时间一长身体却出现了症状:腰酸腿疼,四肢无力,整天无精打采。老友们告诉我,不能老把自己关在屋子里,应该经常出来活动活动,跳跳广场舞、打羽毛球、练练太极拳……都是我们老年人很好的运动方式。可我从小形成的内向性格,根本不适合参加集体活动,蹦蹦跳跳的更是玩不来。这时老友说简单易行的俯卧撑肯定适合我。俯卧撑一个人就可以练,不需要专用场地,也不需要什么器材,在平整的地面上、自家的床铺上都可以进行俯卧撑锻炼。

从此,我便在自己家里练上了俯卧撑。看看书累了就在地板上做几个俯卧撑,活动活动身体。上网时间长了,就停下来做几个俯卧撑,休息一会儿。您可别小瞧这简单的俯卧撑,坚持锻炼真的好处多多。我坚持俯卧撑锻

父亲去年过世后,一直想把母亲从乡下接来住,多次电话沟通老人总不同意。今冬很冷,我和妻商量还是让母亲来城里好,于是开车回去了一趟,好说歹说把老人接来了。

其实我们也知道,母亲不愿来,一是乡下人熟地熟,每天串门说话,偶尔打打牌,心情好得很,二是觉得来了要拖累我们。

刚来时我就和母亲说,家里的事情您啥也甭管,愿意去小区遛遛就去,不愿意就在家看电视。几天过去,母亲就发起了牢骚:“儿子啊,我天天闲得慌也闷得慌,下楼到小区里谁也不认识,再说人家不是遛狗就是看孩子,我也和人家说不到一起去,在家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犯困。”母亲说的都是实情:我和妻每天早出晚归,孩子在外地上大学,母亲在家不适应是很正常的事。于是就:“妈,要不每天给您钱,您上午去菜市场买菜吧,这样也可散散心,买啥菜您做主,反正

买啥我俩回来就做啥。”我在阳台上找出了菜篮子,又给她了50元钱,老人觉得太多,说拿10块钱就够了。我没再坚持,心里说,去逛逛您就知道了。

第二天晚上回来,一进门就笑着问母亲今天买啥好菜了,老人坐在沙发上摇摇手说:“啥也没买,都太贵了。咱家种的那些菜,我来时嘱咐你婶子常去摘些。”眼看这法子不行,我和妻商量该怎么办。

这天是周六,我一大早就对母亲说:“您不是觉得没活干吗,每天洗碗行吗?”母亲忙说好。于是,一日三餐后的锅碗瓢盆就归母亲洗了。我在家一般和妻一起做做饭,吃完饭母亲就系上围裙,到厨房忙活了。

母亲觉得有事干了,也觉得有了用处,不是天天在家吃闲饭。我也很高兴,只要母亲心情好就好啊,这就叫孝顺。几天后的一个晚上,我加班回家快11点了,母亲早睡了,轻轻开门回家,看到厨房门开着,灯开着,里面还有水流声。悄悄凑过去,看妻把一堆碗泡在洗菜盆中,正要向里面倒洗洁精。我带着好奇走进厨房,妻指指那些碗,上面大部分还都有饭粒或菜叶的痕迹。我一下子明白了,原来是母亲没洗干净,妻趁老人睡了再重新洗一遍。

我接着妻的肩膀,说:“以后晚上妈妈睡后,我来重洗吧,还是别让她知道的好,这也是孝顺。”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乡村风情画 (摄影) 陈静芳

弹簧床垫为啥叫“席梦思”

薛理勇

以前,中国的家庭大多使用木板床,富裕一点的家庭使用棕绷、藤绷;更多的农家以稻草为床褥,城市里则大多用棉花胎,中国没有钢丝弹簧床垫,很多人觉得钢丝弹簧床垫是从西方传进来的,上海话“席梦思”就是外来语。“席梦思”的译名很贴切、形象,望文生义,“席梦思”就是“睡下去就能美梦成真的床垫”。其实,钢丝弹簧床垫的英文“spring mattress”就是“弹簧床垫”,其发音与中文“席梦思”风马牛不相及,那么“spring mattress”怎么会被叫作“席梦思”的?这还得从钢丝弹簧床垫进入上海讲起。

西方的钢丝弹簧床大概是在19世纪后期传入上海的,可能这就是只有侨民才用这种床垫的原因,可惜我没找到相关的记录。到20世纪20年代后,中国人用弹簧床垫的家庭逐渐增多,一家总部设在美国芝加哥的钢铁家具生产商 Simmons Company 在上海公共租界杨树浦路61号建立铁质家具生产厂,并根据英文厂名的发声,取中文行名为“席梦思公司”。该公司生产铁质家具、铁床、儿童小床、弹簧床垫等,是中国最早的弹簧床垫制造厂。“席梦思公司”生产的弹簧床垫上打有中英文“席梦思”的标记,于是,“席梦思”就成了弹簧床垫的商品名称,上海人就称把弹簧床垫叫作“席梦思”,并沿用至今。

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席梦思公司撤离上海,原来的席梦思公司厂房改为仓库,该建筑已经被公布为保护单位,不过,没人知道,这里是“席梦思”制造厂所在地,也没人知道,汉语“席梦思”就从这里“制造”出来的。

刘仁轨是汴州尉氏(今河南尉县)人,他出身于隋末平民之家,家贫,但自幼“恭谨好学”,他上山砍柴,用树枝在泥地上指指划划写字,将学来知识,默记于心,少年时便以博学广识而为乡人誉之。

武德初年,刘仁轨在河南道安抚大使任瑰帐下任秘书,任瑰起草奏章,刘仁轨对草稿作了修改润色,任瑰大为赞赏,任命他为息州参军,刘仁轨在仕途上初露锋芒。

刘仁轨不仅好学不倦,而且生性刚毅,敢做敢为。当他调任陈仓县尉时,他的顶头上司冲都尉鲁宁,为人骄横霸道,屡次放纵犯法,因为鲁宁强悍凶蛮,官署内无人敢批评他。刘仁轨却不惧,鲁宁一次违法,刘仁轨当面指责,将其关进监狱,鲁宁破口大骂,刘仁轨果断用刑将其杀死。此事被唐太宗获悉,认为以下犯上,将刘仁轨召之朝廷严责,刘仁轨不慌不忙回答:“鲁宁放纵犯法不知罪,却又侮辱我全家,我这才杀了他。”唐太宗明辨是非,不加罪,反而提拔刘仁轨当了咸阳县丞。

贞观十四年秋天,唐太宗准备在同州圈地设打猎场,刘仁轨上表,以此举扰民为由,加以劝阻,众臣为之担忧,唐太宗却奖之,任命刘仁轨为新安令,不久又升为给事中。

唐太宗卒,其子李治即位,即唐高宗。武则天擅权,佞臣李义府

以谄媚获宰相之职,因刘仁轨在朝廷上刚直敢言,屡为李义府所厌。

显庆元年,刘仁轨秉公处置毕正义一案,得罪李义府,被贬为青州刺史。显庆五年,唐高宗远征高丽,刘仁轨负责督运粮草,他见天象异常,要求改日启程,但李义府不准。结果,粮船遇风浪损失甚大,李义府暗中指使监察御史袁异

刘仁轨之梗

米舒

式弹劾刘仁轨,并向唐高宗李治献言:“不杀刘仁轨,无法向百姓交代。”李治将刘仁轨免职,刘仁轨不辩,以百姓身份随军出征。

后来,刘仁轨建立战功,又被起用为都护。李义府一计不成,又生一计,他推荐年已花甲的文官刘仁轨为讨伐高丽与倭寇的主帅,以此借刀杀人。不料刘仁轨率兵出征,挫高丽,四败倭寇。被《旧唐书》赞之:“文雅方略,无谢晋贤(诸葛亮、王猛),治戎安边,绰有心术,儒将之雄者也。”

刘仁轨不仅在军事上有指挥能力,而且他写的奏表文书,都合乎礼仪格式,文采洋溢,颇为唐高宗赏识。至乾封元年,刘仁轨出任右相,兼检校太子左中护,当时陷害过刘仁轨的袁异式惊惶不安,害怕撤职丢官。但却被刘仁轨推荐为中

台司元大夫,刘仁轨大度地对袁异式说:“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!”原来刘仁轨不计私仇,以才干选拔人才,众臣皆曰:刘仁轨,公心也。刘仁轨虽高居相位,从不骄傲自大,衣食与年轻时相似,会见贫贱时的老友,也毫无一点架子。

武则天执政时,刘仁轨任尚书左仆射,他八十开外,因年老体弱,请辞,并上表向武则天说了汉初吕后乱政败亡之事,在朝大臣大为惊愕,皆为刘仁轨捏了一把汗,因吕后与刘邦去世后擅权,她重用吕禄、吕产给西汉王朝带来了灾难,这情形与当时武则天掌权,重用武三思等武家人十分相似。但令人意外的是武则天没有怪罪刘仁轨,反而将他进封为郡公。

垂拱元年,刘仁轨逝世,卒年85岁。武则天停朝三天,并在朝堂官依次赴刘府吊唁。唐中宗即位后,追赠刘仁轨为太尉,谥号文献。

刘仁轨生性梗直,梗者,刚直有刺也,他一生行事光明磊落,不畏权势,敢于直言,年轻时敢劝阻唐太宗圈地围猎,晚年又以吕后乱政事劝谏一手遮天的武则天。唐太宗曾誉之:“竭诚奉国。”武则天也赞道:“忠贞之操,始终不渝;劲直之风,古今罕比。”

正直敢言的忠臣能得以善终,在封建社会中不多见,刘仁轨却是其中之一。

